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運使長節使張玘有都督之號北平府地宜務農種地

宋紀一百十六

起旂象甲國七月盡柔兆執徐五月凡十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五年

金天會十三年

七月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

關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陽帥府其撥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都督行府請移鼎州龍陽縣於黃誠寨地仍陞爲軍以持

服人黃與權起復左奉議郎充龍陽軍使兼知縣事又
言潭鼎諸縣因水賊侵擾多有移治去處竝令移歸舊
治如係選人知縣俟任滿與改令入官京官與轉一官
應水寨出首之人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
申行府願歸及充水軍者聽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
皆從之既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業者二萬七千
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然黃誠寨地低而迫湖
土人不以爲便仍令如舊焉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
是歲五饗如常禮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
孟庾充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庾以行府關三省密院

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 甲申帝親酌獻祖宗神御于
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儀 乙酉降光州
褒信縣爲鎮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
殿前司公事代劉錫也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
隸臺察 丙午徽猷閣直學士趙子晝試尙書兵部侍
郎 承節郎趙珪遷承忠郎閣門祇候初帝以趙普佐
命元勳視漢蕭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
珪普五世孫也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
來獻故有是命 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
也 廢鄧州順陽浙川襄陽府鄧城中廬縣竝爲鎮

辛丑廢隨州唐城縣 是月偽齊劉豫廢明堂得金龍
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八
月壬寅朔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搜爲將仕郎 罷荆南
營田司令安撫司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擾民又以
歸州還利州安撫使王彥皆用都督行府請也初彥自
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荆南而鎮撫使解潛已去倉廩皆
竭彥懼不可留卽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湖賊還
與之遇復勸彥還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不繼彥乃
倣川錢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管内漸措置屯田爲出
戰入耕之計仍擇荒田分將士爲莊莊耕千畝治石唐

瓦窰二廢堰計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利之

甲辰詔增館職爲十八員時言者論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爲名臣祖宗開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如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館職之奉入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動萬數何獨于館職較此微祿哉乞依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故有是命旣而本省再請乃命祕書郎及著伦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十二員而少丞不與焉 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

遠等二百人 巳酉趙鼎言檄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帝曰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陷于塗炭皆朕過百姓爲豫虐用如此朕心惻然鼎又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一人 庚戌廢漢陽軍爲縣隸鄂州 癸丑權尙書吏部侍郎張致遠復爲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權兵部侍郎 戊午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贈徽猷閣

待制 已未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領官韓彥臣等
襲偽鎮淮軍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溫濟獻于
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隸忠銳第五將帝因言宿遷偽官
本吾赤子它時邊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庶免生事世
忠既有請可量與推恩 癸亥帝策正奏名進士于射
殿 都督行府言以見管湖南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
十指揮竝於手背上刺橫江水軍四字從之 甲子帝
御幄殿閱試武舉人弓馬 是月偽齊陷兗州時劉麟
出獵於陳畱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爲其徒所
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九月壬申金主追尊其考豐王宗峻爲景宣皇帝廟

號徽宗妣富察

舊作蕭秦今改

氏爲惠昭皇后

乙亥帝御射

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洋乞避遠祖

嫌名時年十八帝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 戊

寅金主尊太祖后赫舍哩

舊作紇石烈今改

氏太宗后唐古氏

舊作唐括今改

皆爲太皇太后

乙酉尙書左僕射監修國史

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剛

出以黃帝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鼎冲及直史館

諸人進秩各有差 金改葬景宣帝及惠昭后於興陵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名雷州寇

準廟曰旌忠 自靖康之末兩河之民不從金者皆於
太行山保聚太原義士張橫者有眾二千來往嵐憲之
間是秋敗金人於憲州擒其首將又有梁青者懷衛間
人聚眾數千人破神山縣平陽府判官鄭爽以大軍討
之不敢進居數日都統制烏瑪刺引騎五百與爽會乃
併其兵與青戰兵敗爲青所殺 冬十月丙午復高郵
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事 己酉罷官觀月破供給錢自
蔡京用事始創祠官供給庶官依本資序降二等學士
以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
庚戌尙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旣平賊遂自鄂岳轉

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至是入見詔浚母慶國夫人計氏進封蜀國兄直徽猷閣浚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兩親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帝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 乙卯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席益爲資政殿學士成都潼川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先是川陝宣撫副司吳玠與都轉運使趙開不咸玠屢以饋餉不給訴於朝開亦稱老病求罷故命益往帥詔以益前執政序位在宣撫副使之上逐州兵馬竝隸大使司如邊防切緊大事卽令宣撫司處置其調發隸都督府 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爲江南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洪州張浚數於帝前言綱忠趙鼎亦爲帝言綱才
器過人故有是命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爲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潭州 丁巳故文林郎范正平贈直祕閣子一子
官正平純仁長子也以忤蔡京故陷黨籍不出仕終身
爲選人 戊午詔川陝類省試合格第一名依殿試第
三名例推恩餘竝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
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
也 庚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儔育

孫也名在黨籍其家請而賜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梳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權領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 是月祫享太廟祖宗並爲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廟之前楹迫狹故也 十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遙郡

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用製造
一畱禁中一降付都統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
建立奇勲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爲執守自軍興
以來皆宣撫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焉

癸酉詔一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
高下竝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諡 乙亥進士顏邵特補

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帝聞顏真卿
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
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帝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
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

得所處矣况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爲忠義之勸况仁祖時曾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遂命邵卓監潭州南嶽廟 金主以尙書令宋國王宗磐爲太師宗磐自以太子當爲安班貝勒金主雖加尊禮而宗磐心常怏怏 先是金天會五年司天楊紱始造歷其所用歷元日法不知所本或曰因宋紀元歷而增損之也乙亥初頒歷其後名之曰大明歷 己卯金以元帥左監軍完顏希尹爲尙書左丞相兼侍中以太子少保高慶裔爲左丞平陽尹蕭慶爲右丞希尹自太祖舉兵常行陳所至有功又嘗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

有威望及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時人稱之 甲申
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尙書 自渡江宰輔已
減俸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
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李光試禮部尙書試尙書工部侍郎都督府參謀
軍事折彥質試兵部尙書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彌
大試工部尙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 丙戌詔荆
襄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
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隸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諭
諸路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

秦東阻金西拒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往往
逃趨蜀中未敢復業墾闢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
眾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宐以文臣爲統率分宣撫
司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聞如此則兵
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
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于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
官莊屯田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
歸業詔書嘉獎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
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爲耕則所得數
什百于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已而玠復欲陸運召

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驅梁洋遺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餒宐止之奉行水運大中患水運亾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

五 已丑金建天閣閣於約羅

舊倫文刺今改

癸巳親從官

趙勝歸自金國帝曰太上皇帝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爲人子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今朕所居宮室及一飲一食之間念及父兄痛入骨髓因嘻噓泣下 十二月己亥朔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權主管

殿前司公事併中軍隸殿前司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二軍每軍皆統制仍令沂中具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戾子詔神武係北齊君號宜以行營護軍爲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炎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稱右護軍竝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副軍聽荆南安撫司節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中護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浚親兵與張用李橫閻泉之眾隸之前護軍者本韓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古王玘崔增之

猗隸之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京吳錫李山趙乘淵任士安之猗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邠延部曲其後王德邠瓊斬賽自以其猗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部曲後得秦鳳散卒及劉子羽關師古之猗隸之前護副軍者本王彥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隸之至是俊與世忠光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次之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在實亾逮趙鼎張浚竝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它兵故其猗特盛潛之軍纔

千餘漸所統烏合之眾而已 丙午右朝請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荆湖

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馬爲北討

計乃自召子羽令諭指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

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遙隸步軍司 庚戌武衛大

夫秦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爲殿前司策

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軍統制統制及馬擴而左軍統

制杜港前統制王進選鋒軍統制申世景推鋒軍辛亥

權戶部侍郎王偁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

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
不遺斯爲盡善敢畧陳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損
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消毀之實五曰修
平準之法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
眾冗食者眾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
食之兵不惟徒費糧餉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
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爲冗食
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隊不堪披帶
者尙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不如委將帥自加
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爲摺貸給與

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立租課且以萬人爲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況又有租課所入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來流品猥眾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內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者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捐雖眾不及小官恕而易行夫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于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計不

稽坐食其隱漏租稅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斛依稅限進納凡居禪房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爲過也自艱難以來饒皮兩司鼓鑄逐虧而江浙之民巧爲有素銷毀殘寶習以成風其最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明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千數錢器成之日卽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僞境不知幾何乞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

私不可闕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符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過計之餘內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況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于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采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部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癸亥金始定齊高麗西夏朝賀賜宴朝辭之儀以京西鹿圍賜民 丙寅都督府

請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
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竝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
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
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
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焉 是冬金主以鮫魚皮
爲甲可捍流矢僞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
主金主入其說調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邪山
采木爲棧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以入旣
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聚船材于虎州 是歲夏國主
乾順改元大德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

辛未帝

以雪寒民艱會命有司賑之翼日謂尙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煥室尙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旣困窮則老弱者轉于溝壑強悍者流爲盜賊朕爲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帝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寢浚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疑以易惑之心行易疑之事終歸于無成而已是以自管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作持剛健

之志洪果毅之姿爲所當爲曾不它邱以陛下聰明苟
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係
養太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
業可建矣 癸酉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
梁青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兵攻青
故青將精騎突至飛軍前帝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
者謀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
若敵誠衰來者眾則敵情審矣 丁丑詔納粟別佗名
目授官毋得注親民刑法官已授者竝罷自今到部隱
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縣令民之師帥刑罰之

人命所係不可輕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采或佗獻納助國與理選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爲官戶而銓曹別無關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貲一旦得官若遂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欲下吏部立法關防仍先改正故有是旨 癸酉金頒歷于高麗 丁丑金太皇太后赫舍哩氏崩後上尊謚曰欽獻皇后塋睿陵

致異欽獻太
祖后繫年要

錄以是年爲太宗
后歿蓋傳聞之誤

己卯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

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試尙書禮部侍郎 癸未尙

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二百卷
乙酉高麗西夏及劉豫竝遣使賀金主萬壽節金主
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川正月十七日 丙
戊尙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
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過塞部分諸將以
觀機會帝許之浚卽張榜聲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
東宣撫使張俊屯建康府而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在
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尙多浚獨謂楚漢
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

在前雖有它歧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
淡入故太原未陷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而
論者多以前後空闊爲憂曾不議其糧倉所自來師徒
所自歸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
浚旣白于帝又以告之同列惟帝淡以爲然 戊戌都
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
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
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
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
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萬緡竝

倫軍功不倫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
竝倫官戶見當差役科敷竝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
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竝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
免銓試金帶永遠許繫從之 二月壬寅都督府奏改
江淮營田爲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眾而行之未見其
效會張浚出行過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爲本浚請應
事務竝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
逃田竝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頃爲一莊
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爲佃頭每客官給牛五具種
子農器副之每家別給萊田十畝又貸本錢七十千分

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田郎官樊賓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 戊申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爲京西南路唐鄧隨郢均房州信陽軍竝爲所隸從之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爲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帝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充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

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揆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曰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赫貝勒舊堇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身合李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與我讐我官與

爾俱生乎葉赫卽馳刺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
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赫刃
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旣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
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
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戊午詔楊沂中以八隊萬人
赴都督行府張浚欲以沂中助韓世忠故有是命庚申
詔沂中落階官爲密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遣行 辛酉權主管侍衛馬軍公事解潛兼權殿前司
帶御器械劉錡兼權宿衛親兵以楊沂中出戍故也

韓世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
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
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猗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
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從世忠乃還道
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
錦袍驄馬立陳前者韓相公也眾咎世忠世忠曰不如
是不足以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
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
督行府悉授田居之帝詔州縣存恤毋令失所 壬戌
折彥質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爲資政

殿學士知明州與求乞官觀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詔臨安府民間餼舍錢不以多寡竝三分中減一分白

地錢四分之一 觀文殿大學士新江西制置大使李

綱見于內殿 三月戊辰朔禮部尙書李炎兼權刑部

尙書 己巳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

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

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

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爲湖北京西宣

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銳意大舉都督

張浚于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鷲可以倚辦

大事故竝用之 是日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將致敵擒陳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陳者戰貴設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邀擊之虞卽非善戰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于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于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于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
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情
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
以先聲臨之且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
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眾盡出敵或乘間擣虛
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
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
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
待之萬一不能休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
絕望于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

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
給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
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
具貨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于地狹人稠地分自
行招誘而軍中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
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
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錢糧
此其大槩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實何補于事詔都督府
行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辛未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
上州縣所負紹興四年已前錢帛之稅皆除之 壬午

金以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竝領三省事 丁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竝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帝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尙稟於朝後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爲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分軍爲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

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卻發密入衛俊尙敢爲
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

觀祖宗帝后神御見在温州令幹辦官黃彥節迎奉赴
行在惟聖祖像畱温州如故 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

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果玠易鎮保平靜難興州置司
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
殿前司策選鋒軍赴行在遂有是除 庚寅江西制置

大使李綱始領使事於金谿縣 是春僞齊劉豫再開
貢舉得邵世以下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爲講武殿於其
地造戰船 夏四月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祕言國家歲

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惟
有成都潼川路一嘗奏到至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
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
治之不良亦無足怪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
依限奏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廷
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
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
御史臺糾劾 帝御經筵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
陷之圍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詔各贈一官
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 乙巳詔湖北

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
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曰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
得辭免先是飛母慶國夫人姚氏卒于軍飛不俟報解
官去帝聞之乃詔起復 辛巳故朝請大夫趙君錫贈
徽猷閣直學士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
夫官其家一人 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
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遷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
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竝
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 乙卯故中大夫趙瞻贈資
政殿大學士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試刑部

尚書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采伐禁山林木
蜀三面被邊綿亘四百里山谿阻限林木障蔽初時封
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
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造船自近及遠所采
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帝曰如河東黑松林
祖宗時所以嚴禁采伐者正藉此爲阻以屏捍外敵耳
異日營繕爲一時游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
折彥質曰皆臣不言之罪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鼎試
尚書工部侍郎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
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

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

按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

臣號皆自此始

丙寅詔岳飛仍舊兼節制蘄黃州

偽齊劉

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劉光世遣本司副統制王師晟破之 五月戊辰朔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是命 癸酉左通議大

夫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風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以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已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帝聽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時得縷陳

于前帝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問曰陛下欲保江南
無所復事如欲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吳右蜀利
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
以畏關羽也帝大異之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
三省審察訖關閣門引對復舊典也 乙亥詔除見任
知州以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官觀外餘竝令吏
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
失職授以詞館有六等官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
間有曾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與失
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乞今後

陳乞官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于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 詔廣西經畧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楷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夏以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閣水岸士卒逾萬未經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徂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

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從之 丙子詔劉摯特贈太師以摯曾孫登仕郎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未被恩典故也 庚寅少保寧武寧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保靜寧武寧國軍節度使賞龍城之捷也 壬辰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路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爲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于盛烈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斫

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
采築城之際僞齊遣三百騎于泗州境上臨淮佇觀久
之而去乙未尙書祠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宐文
字楊晨移禮部尙書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賜進士第兵部尚書兼樞密使權湖北湖廣地方事務兼都督

宋紀一百十七

起柔兆執徐六月
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六月己亥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吏

部侍郎

庚子大理少卿張滙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

表賀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

府參謀軍事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

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爲盜殘庶與士卒披

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解舍畢修陶瓦爲民室廬
關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
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
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
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
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爲雄藩 乙巳夜地震 戊
申權戶部侍郎王傑稟權 巳酉詔曰朕以非

德奉承大統遭時艱厄敵僞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
寤寐惘矜未知攸濟乃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
失中吏之無良怨讎滋彰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

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爲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亾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爲姦惟茲卿士小大惕恭各祇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爲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

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夏
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諭諸帥大
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壬
子帝御正殿疎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竝以三年爲任 癸亥張浚加
倉邑一千戶倉實封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
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遺書金帥
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

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弟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
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觀賜諡
忠肅故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諡莊愍皇祐中
儂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
十一月詔書爲之請至是賜之 詔自今諸州寓流舉
人每十五名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聚類附
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
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秋七月壬申太常少卿何慤權
尙書禮部侍郎 癸酉尙書吏部尙書兼侍講劉大中
試兵部尙書 甲戌試尙書刑部尙書呂祉給事中晏

敦復竝試吏部侍郎社仍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 庚
辰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荆南以所部八字軍
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備將趙搏等皆從焉 是
月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吉州萬
安縣丞司馬光族曾孫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主光祠祀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
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
彥詩撫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亦自
行府歸帝皆召見之 癸卯張浚自江上入朝力陳建
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帝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

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齊地
僞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
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 眉州布衣帥維藩治
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
師帝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牒報劉豫有南窺之
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
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竝隨從行在所處分
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畱臨安府聽行官畱守司予決內
有不可予決者卽申奏行在所 丙午顯謨閣直學士
知臨安府梁汝嘉爲巡幸隨駕都轉運使 丁未觀文

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
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 詔景靈宮

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詔賜

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于君臣堯舜之至仁無
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
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
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
戒侵擾虔其乃職謹俟朕行 湖北京西安撫司第四
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 詔侍從

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傑先往平江搯
置于是兵部尙書劉大中工部侍郎趙需從仍以大中
兼權吏禮部尙書趙需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殿前司
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琦與管軍解潛同
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皆爲行府
屬近臣畱行官者惟吏部尙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
尙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
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 尙書兵部
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庚戌吏部
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

紹興府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 詔今者車駕巡幸
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鸞舟船牽挽
已有兵梢膳羞之奉不過隨宜切恐所過州縣帑幕供
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
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爲己功不恤民力皆非恭
儉愛民之意戒飭州縣勿爲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
百姓者令監司按劾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帝覽遺表歎息特贈
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丙辰金追尊
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

廟皆不祧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已未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細折每匹折米二石 壬戌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陰無出身人竝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

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癸亥金主詔曰齊國與本朝軍民訴訟相關者文移署年止用天會 甲子廢白州爲博白縣隸瓊州龔州爲平南縣隸潯州 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晟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帝已登舟召守臣李謨卽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 戊辰帝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帝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

對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張滙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
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帝曰朕猶懼累日風雨
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已巳次阜林帝謂宰執
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
知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
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
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
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爲
我用帝曰斯民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
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

帝次秀州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帝次吳江縣

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筇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

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

純自言得其陰謀攷異熊克小紀載宇文虛中送張孝

舊班衣是當時以孝純得用於齊為幸也繫年要錄載

孝純書云蒯挺訪臣曰有人自兩浙來攜宋帝御書云

酷好黃庭堅墨跡東宮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黃庭

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與王開道等效學務令精肖

不久與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匕首微

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以肆其犯毒云云是孝

純不忘南向也 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

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眾

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算乘風北濟而所

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爲之禁豫大懼遽
罷通貨場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糧道擣劉
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
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爲內應以贖前罪惟李
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
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故孝純及
之攷異李心傳曰孝純所上之書僞齊錄有之不得其
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于今十年以來計之當是
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
徐文北奔烏珠西侵皆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
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豫未入侵之前今且依徐夢莘
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僞尙書左僕射攷
僞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僞
相乃劉麟張昂爲之姑附此癸酉帝次

平江府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 癸未詔太廟神

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戶部侍郎 戊子詔江東

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侯應副張
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婿

也故改命之 命戶部員外郎霍懿就鄂州置司專總

領岳飛一軍錢糧 庚寅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偽齊

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翰尙書左丞參知政事

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它

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

再認山東爲已有及宗翰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太宗以爲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太宗不從及是豫聞帝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求兵爲援且乞先侵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僞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尙書令改封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

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右丞李穀爲行臺右丞講議軍事戶部侍郎馮長寧爲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鑿與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謀報豫挾金兵來侵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在淮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御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

昭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
湖北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不相及獨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
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
行在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
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甄祖皇
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爲界欲寇不能
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
夷其王和舉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還其直卻馴
象賜勅書卽桂林遣之是亦甄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

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買囊橐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猴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減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冬十月乙未朔帝率百官遙拜二帝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還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僞爲金人服於河南諸處千百爲羣人皆疑之以金僞合兵而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于

左僕射趙鼎欲還太平州又江東宣撫使張俊方駐軍
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楸復來
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先世皆請益兵楸情恟懼
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
獨以爲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先世曰賊眾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
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皆移書
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帝親書付浚大畧
欲令張俊楊沂中合兵掃蕩然後退師還南爲保江之
計必不守前議于是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

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帝回
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謂將渡江則無淮南
而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
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豈可保乎今淮西之寇
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
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
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帝乃手書報浚近以邊
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
高慮遠出入意表何以臻此社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
挫榻前力爭至于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錯

以謝天下亦將何及帝不聽乃命祉馳往充世軍中督
師時劉猷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
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眾十萬
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卽詔併以淮
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爲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
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
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 戊戌楊沂
中至濠州會劉充世已舍廬州而退浚甚怪之卽星馳
至采石遣人喻充世之眾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
且督充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

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帝親
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堯世不得已乃駐兵與
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鄰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
遇賊將崔臬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遇於前羊寺皆敗
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閣門祗候孫
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堯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諲
濟其軍子諲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堯世兵已出東門子
諲直入見堯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堯世乃止 壬寅顯
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督運使梁汝嘉爲浙西淮東
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翼日更命行營前護

副軍都統制王彥爲制置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
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人充參議
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會
皆從之 劉猺以畝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
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猺前鋒遇於越家坊
敗之猺孤軍深入恐南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 癸
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帝曰光世之意似欲退
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鏖擊
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立
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旣已渡淮

唯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
留茲爲得計萬一使賊得志于光世則大事去矣帝顧
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 甲辰楊沂中至藕塘與劉猷
遇賊據山險列陳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
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催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
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
其脅短兵方接卽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
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眾
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髯將軍銳不可當
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兵猶萬計皆僵立駭顧

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
請命南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
聞犯敗拔寨遁去炎世遣王德擊之先是帝賜德親劄
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
中追麟至南壽春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
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誥勅軍需之物不可
勝計于時孔彥舟圍兖州守臣敦武郎王莘拒之彥舟
聞犯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
甚眾帝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于克虐勉疆南來旣
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心痛顧趙鼎曰可更戒勅諸

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陳歿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塲三
晝夜以示矜惻 乙卯侍御史周祕奏貸遣所得之俘
帝曰祕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爲
王師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
後遣之使歸 乙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
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縊者帝曰何故
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管臣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
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
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
帝曰它時事定願不復要用兵革 壬戌廢梅州爲程

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爲鎮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
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
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
賓客往來其間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卽求去位帝不
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
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
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
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
當畱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
列之好俱無所傷它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畱則俱失之

矣帝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殺亂是時陛下必不祕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卽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帝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竝議回蹕臨安以爲守計帝許之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謚恭獻 庚午詔張浚還行在所 初劉麟等旣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爲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十二月甲午朔德音降廬光濠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

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原致被叛臣乘予厄運頻挾敵勢來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浙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雛暫遁于天誅而匹馬莫還于賊境載循不道淡惻于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追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于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于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耀俗 詔行宮留守秦檜卽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

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楹尤力遂推引之趙鼎
既與浚不協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鼎屢求去帝愀
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它日有用卿處戊戌右司
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
質于敵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邊保之計上則幾誤國
事下則離間君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帝還平江隨
班入見帝曰卻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于是趙鼎惶懼
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
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
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

智勇無所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倘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巡幸詔書誰爲漢信而不疑者何則彼已知朝廷以爲避地之計實無意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于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

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皆習熟難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非彼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路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平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問常與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爲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彊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由是與彥質俱罷去京東淮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己亥賜劉光世岳飛
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
竝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
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誅戮庶幾
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淡
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尙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
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爲偉績毋致貪
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飛之將寇成等
捕獲各五百人竝斬訖故有是詔 辛丑詔築南壽春
城 壬寅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尚書 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在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帝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也帝曰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

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

政異熊克小紀罷相在此日蓋誤

鼎在越惟以東吏恆民爲務每言不

東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
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
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也至是姦猾屏息又塲務利
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甲午崇信奉寧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鎮洮
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保成軍
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陳

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土稍寧
蓋廟社之靈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
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浚遣楊沂中往援遂破賊兵此
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
如渦口要地要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
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
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
爲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
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
則終能爲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浚沂中功尤著遂

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歲。丁未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推治效著聞卽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名姓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資緣軍須培斂無益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任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劾

按以間已戒敢三省官問遣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
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
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
戾 觀文殿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秦檜行在所講筵
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畱守孟庾充行宮畱守 庚
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
判通判資序人與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閣門引見上
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
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自常
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

事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爲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 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竝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賊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省審察其注擬人腳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旣而行官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自開國以來以公私賊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尙書兼權吏禮部尙

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 左司諫陳公輔
言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因之不可
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
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
爲朋比至於雷同苟合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
定論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于是士大夫靡
然而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
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
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
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爲大

言轉相傳授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
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
冊學者但能參攷眾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
中焉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
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覽臣寮所奏淡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
冲旣去位公輔以冲所薦不自安會耿鉉等伏闕上書
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喝之謫公輔懼見帝求去因此
上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
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評論者非之 湖北經畧安撫使

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調赴河東少還者至是命相度招填故有是請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爲太子以嘗其意金主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先是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爲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戒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

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亦卒于金地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